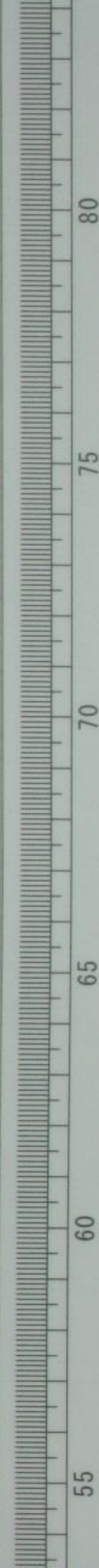




六十五一丸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3



文庫11
D263
13

010190558253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

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按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

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

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

襲爵土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

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

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

徐揚部督委輸

督促也委輸轉運也

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

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
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
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
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
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
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
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
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
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

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

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

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春陵侯買光武高祖也

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謂元

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昭穆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

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

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

引洛水爲漕

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

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

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

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禮周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

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

廟會始為禘祭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

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

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于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

也向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

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

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

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

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

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純以聖王之建辟

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識明堂

圖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河間古辟雍記孝武

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及平帝

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于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

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

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

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

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

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以雅

治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

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

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

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

惠澤雨施易曰雲行雨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

天之祐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

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

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

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

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

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

夫從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

皮弁指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

三春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謚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長壽傳 五

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奮兄根少被病

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

勅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

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贍卹宗親雖至

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僭耳降附僭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

也縣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

以為侍祠侯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

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

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

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

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

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

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

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

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

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

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

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

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

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

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

滌心性也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

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

尚書父純光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

武時為司空

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

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

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

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

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

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依准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

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

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

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

烈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

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于家子南嗣官至津城門候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南卒子吉嗣永

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

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

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南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經歷

篡亂二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

故曰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

公為東平太傅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

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

地為七郊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

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

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大漢當自制禮以示

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

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

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

曲操以俟君子

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拜克侍中作章句辯難于是

遂有慶氏學衰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克業博雅疎

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

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

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園令園縣屬陳留故

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

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

來入園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

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

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維記云孔子曰管仲

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

遂不為殺嚴奏褒奐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

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

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

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

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予未小子託于

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

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

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

鉤命决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

優劣也况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未由也已

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

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

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

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

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朝

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

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

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日日

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

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

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

奚斯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

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

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

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

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

人秩比千石也

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

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言相爭不定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

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

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

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于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

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

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

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

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

左騎

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錄勳也○劉放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

監
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

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餽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踴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褒博

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于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

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

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

所不能已也

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踈略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

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曰今大漢又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宣之遠

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

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用賈誼之言

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故知自燕而觀有不

盡矣

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

言未備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

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

明發不寐

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

洋洋美也

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

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

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禮遂不行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

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

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頌頌樂也見前書異

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

同舊禮亦絕也

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

品度未足定其滋章

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

斯固世主所當損

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

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修補舊文獨何

猜焉

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

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

僕射玄少為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

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

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毋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
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

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
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
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
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
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

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前書曰田何授易于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

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

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

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實見趙岐傳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

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梁廢

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

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

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
 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
 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
 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
 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
 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徒履造門徒謂納履未正曳之
 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
 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越有君子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
 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

為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

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

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

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冉里先生綺里季也鬚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于商維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與迎而致之也然則公

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

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

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矧乃鄭公之

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

趙王度之

相也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

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

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

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第所容去廝

役之吏廝賤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

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

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

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

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

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

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

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

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

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

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

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今我告

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

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劉放曰案文讚當

作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于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

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

被辟不就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

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

於禮堂寫定傳於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

也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

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

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

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

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

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

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

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第

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

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

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

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

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

巳

北齊劉暹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

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表紹與曹操相拒

於官度

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淮

泗即今官度

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

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

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

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

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

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

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

譏其繁至于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

人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

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叡

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

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叡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劉放曰注魏東西曹掾按崔

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叡有道德其

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

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

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

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

負卿卿無負我遂酖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

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

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

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

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

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

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于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

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以為仲

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洽之祭也玄定義乖衰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大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

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

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年也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

左氏義也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說文

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

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

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

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一朝建號而

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以西也此

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

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

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

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

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

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更始曰朕

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

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與坐

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

○劉放曰案文少一囂字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

常以為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

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

不聽五聲之和為囂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諸將集會無

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

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

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

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

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

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劉敞曰案文昭當作招無乃不可乎惟

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

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

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各爵號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猶病

也難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

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

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與嘗為涼州刺史囂為西川將軍故曰僚舊也

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

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為父

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

為餌猶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

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擁

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

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

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

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

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

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

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

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亟聞却穀之言矣却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好古博物見

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

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

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燕樂也翼敬也詩小

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陛下留聰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大

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

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左傳

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往年已來謫咎連

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

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

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魯

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

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

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

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堯知鯀不可用而

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爭

晉文歸國而任却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

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邀道射桓公

鈞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

國懷公故臣却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

後文公以却縠為中軍帥却芮之族文公不以

為讐而任焉言唯賢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

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

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

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

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口

正月夏之四月

此亦急咎之罰

書曰急恒寒若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

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

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

之政垂意洪範之法

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

博

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

事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識帝怒曰

卿之不為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

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温

雅然以不善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

津鄉

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

會征南將

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

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

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

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

東北蓮音輦勺音酌

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

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

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斟酌謂取

其意指也

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

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

闕音聞古

字也建安中改作聞

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竒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縣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

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

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

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

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

信音申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

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駁議謂勸單于歸漢

如是南庭動搖烏

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

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

敢為患

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

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

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

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

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

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

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

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

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

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

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

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

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

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

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

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

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

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廐令續漢志曰廐令

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

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

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

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王賀之為也

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

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

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

也臣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

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

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

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

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

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

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

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

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

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

於帷帳矣

王莽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劉放曰胡貊守關索關當作關方喻迫近不當

二云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

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

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

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

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

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

知羌學又不能達

達進也

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

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

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

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

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

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

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

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

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
 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
 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
 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
 與費直同前書曰騶氏無師如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夾氏未有其書也如
 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
 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
 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
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
 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
 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
 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
 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
 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
 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
 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

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

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

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

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

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

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

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

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

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

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

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

左氏學以欽為狀難將軍狀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

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

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

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

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

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

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

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

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

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

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

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仲尼聖德

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况於竹帛餘

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

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

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

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媒狎也黷

垢濁也掇拾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摘釁扶音於決反

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

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

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

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盤庚都耿遷于殷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

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

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放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

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

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

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

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

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平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

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

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

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

號離婁慎子曰離朱之外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

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曠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

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曠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也方今

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

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

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淘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

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

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况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奴婢告其主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廢覺死也故人君患

後漢書卷之六

東三傳

五

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

曰伯禽封魯周公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

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

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

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司察猶督

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

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

王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

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

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

後惲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

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

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自為兒童常在太學

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

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傲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

簡易之德也尤羽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

左氏三十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

祕書時有神雀集官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

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

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

之業鸞鷲在岐鸞鷲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

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類也宣

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

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

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發出左氏傳大

義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

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

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

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

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

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亾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亾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鄆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讐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負曰來吾免而父尚謂負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讐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讐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

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相殊絕

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

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

詰藏之祕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

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

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

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

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

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

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

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讐乎委

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

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

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

曰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

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讐孟喜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

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

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

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

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

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頊

項代黃帝農師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左

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

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

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

朱宣少昊氏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

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

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正曆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曆也是以麟

鳳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二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

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

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

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

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

以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

前書也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及紙也逵母常有疾帝欲

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

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

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

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

并作周官解故轅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

齊魯韓詩也遷逵為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

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沆宣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

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

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

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

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

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

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

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

因字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

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

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

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

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

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

以焉爾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識

流亾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
賈逵附會文致謂引
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言時主
不重經

而重
識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
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
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
曰饒焉饒猶
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

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
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
也見漢官儀

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
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
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
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
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
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
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
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
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

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
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
不答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
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
為葬焉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今蜀
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
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
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
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
慕之自父黨風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
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
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
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
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

節貧而
樂道
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
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
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
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
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
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
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
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
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
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
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
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
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
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
疑有愧色弟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
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

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于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

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

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

左傳曰：言出于余口

入于爾耳

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山在今汝州南

及董卓秉政，聞

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

起，至輪氏，道病終。

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羶幄。

一介，單使也。

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氈幄謂匈奴也。

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

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終

後漢書卷之六十七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

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

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眾尤盛見前書貧窶

無資

字林曰窶空也

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

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

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

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

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

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

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

七容反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

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潁川南昌人也

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第以才明

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

其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

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

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

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

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

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

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拜為議

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放曰案文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

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

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諧續漢

書曰閎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

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

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微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

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

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切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

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

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

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

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

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

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

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

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

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

吾原鹿侯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

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

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

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

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

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

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

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獻之

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

此語可鄙
初孫之心雅以
榮之賢狀不
先即叙元卿
何止去其馬

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

石歸猶謝也

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

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

豈能與於此

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

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

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前書

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

下則去家慕

鄉求謝師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臯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少而好

學周流諸侯以没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

加餐重愛玉體

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

三十年

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兒而榮

講誦不息元卿嘆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

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

為利乃若是哉

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

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

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

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

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既

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

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

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

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乃封榮為關內

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

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

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

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

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

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

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

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

最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

高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

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秦兵圍趙

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受爵不讓風人

所以與歌

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

而佚廷議戚

援自居全德

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

子曰是謂全德

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

巴放麂以罪作傳

並解見吳漢傳

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

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幾近也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

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

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

遷侍中

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

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

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

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

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

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

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劉放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丁鴻同也

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

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

忠言多見納錄

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

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

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

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

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

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

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

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

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

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縮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

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人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

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潁人也為韓詩給事中近也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

皇帝陛下躬天然之資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

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

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

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

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
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
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
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

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

授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

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

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

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

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豐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豐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

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
年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
為皇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
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
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
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
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

謙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事帝從之以焉

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

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

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

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

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

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

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

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歛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

為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

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攽曰案典為御史非執政

者政當作正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

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

悟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為郎

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

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劉攽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又獻帝即位三公

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

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

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于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少立操行緼袍

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

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已常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

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

遷為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

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

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

郎○劉放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上陳五事舉

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內豎

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於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礧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

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

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

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

嘗舍宿楊氏其貞忤若此也賓客從者皆祗直其

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

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

遂浮海客交趾東觀記曰礮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

振給穀食衣服所之者悉不受後東

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

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

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

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

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越人化其節至閭

里不爭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

書曰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悟左右出

為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

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

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彬少與蔡邕齊

首士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

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

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

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

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

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

于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

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

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嶷然有所識也詩曰

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

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窳下也音鳥瓜反乃共樹

碑而頌焉劉猛瑯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

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

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

伏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

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云也爲人者憑譽以

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

已乎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莽末守

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緄說其宰遂

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緄爲偏將軍因從征

伐緄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

穎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

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縝願封本鄉或

謂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縝曰昔孫叔敖勅

其子受封必求境墉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境墉瘠薄

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今縝能薄

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

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

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

擔不遠千里初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

幼小而共寒苦及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

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

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哈

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前上

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

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

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

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

餓死于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

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
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
末故言

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聚

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聚之子然則曷為
不立蒯聚而立輒蒯聚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
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
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

今子以兄

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
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

顯宗甚賢之

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

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永平十年詔
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

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周平王東遷洛見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

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各篇事見尚書也

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

稟給也公車署各公車所在因以各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

與博士同禮項

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魯陽鄉

侯

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

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

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各之焉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

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
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東觀

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數受

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

賞賜擢徙校書○劉放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

書二字**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

明衍校**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偃皆至公卿元**

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

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

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

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

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

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

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廬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

馬亭**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

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

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

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

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

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

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故詩曰十月之**

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

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

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

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

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覽觀

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

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

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

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

不得行其執也

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

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

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

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

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

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

先節過望不虧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

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

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

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

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

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

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

為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

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

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長州郡莫不賦歛

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音之

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

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

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

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

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

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

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

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

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

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
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
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
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
卒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此上論語

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孟子曰聞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

而違周伯夷率絜情而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違去也未

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潔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

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

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

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

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至

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

名於義不亦薄乎

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

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

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

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

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庭列輜駕

堂脩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丁鴻翼翼讓而

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

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關於所不見也後漢書卷之六十七 終

後漢書卷之六十八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

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

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

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

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

禹軍到桐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桐邑不足守欲引

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

後漢書卷之八 張宗傳
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

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

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勦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

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

城襲赤眉中矛貫胛

胛背上兩膊間

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

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輔都

尉

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

劉敞曰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

將突騎與征西大

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瑯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

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于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為秦所滅

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漢

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土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

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

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

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寇赤犢服

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

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

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

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

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

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

也者黨眾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

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眾。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之

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

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

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

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

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又有雲夢藪

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

反為所害者甚眾，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

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

行四靈以為畜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淦，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

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

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穽地陷獸也是後虎

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

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

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

七縣除涿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

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

連歲磐牙謂相連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

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

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

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

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

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乃建年號

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

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

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

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

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

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

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

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

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

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

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

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

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

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

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

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

于家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

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

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父煥安

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

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

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

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弭亡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攝也。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

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

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

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藁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

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傳介子北地人

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

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鄧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

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與從邑君數十人見

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衛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比蓋泛論誅戮戎夷耳

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

脩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

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

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已命有司祖于國門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

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國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

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闐如虓虎敷敦淮瀆仍執醜

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召

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瀆敷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囚執得衆虜引詩戒纒

今其勉也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

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

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

曰執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

柳下季為友第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

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

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

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

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

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

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

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

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

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

尚書令黃雋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

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

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

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

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

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

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

廷尉卒于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

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于家謝承書曰

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

里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畧與此不

同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

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

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

恒歎述之以為有非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

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

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

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

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

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脩募兵討之不能剋豫

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

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

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

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

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眾遂至
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為中
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
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
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
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
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
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
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追
反鳥語謂語聲似鳥
也書曰鳥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

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

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大山都

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

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為荊州刺史

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

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

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

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

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涉危履

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遁還奔荊州刺

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罪也伏奏見誣磐備位

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國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為

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劉放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

非磐實不幸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

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

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

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

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于廬江太守尚

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

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

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

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趾刺史有

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

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

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

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

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排囊

即今囊袋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剋

共會戰○劉放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字乃令馬車

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

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

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梟懸也荆州刺

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

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嗟

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

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

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

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于

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寢橫緣隙而生剽人

盜邑者不闕時月闕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

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以

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

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

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

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

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矣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

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二月六日也

後漢書卷之六十九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

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

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

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其旨存器而亾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鐘簾之器

而忘移風之本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

是失樂之意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脩已以致祿養之大也

孝之累也親憂是孝之累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

仲由之菽苾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夫患水

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

可恥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

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

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

安陽尉府檄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

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

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

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

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

擇地而息家貧親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

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

時汝南薛包字常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

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

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

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

已上並華
嶠之詞也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

王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

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

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

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

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方不能兩

抱仲女而棄其子
因為厚矣獨不
傷母之心乎

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
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
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因涕
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說曰屬
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
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
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
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為號
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

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
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
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
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
九江郡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
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
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
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

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
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
錢至皆拜議郎竝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
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在
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
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
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
其廩糧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言帝以

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
之專命灋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
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
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今望懷義忘罪
當仁不讓若繩之以灋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

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

掖今萊州縣

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

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

國相張宗謁

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

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

恂恂恭順

貌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

侯劉復

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

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

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

蘄音機

父普王莽時為田禾

將軍

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

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

者客掃洒待之

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賈反

孝既至不

自名

不稱名也

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

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

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

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

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

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

此与劉平事同而德義兼至聖人不易者也
此亦臨平之所為
吾不取

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
 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第禮
 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
 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
 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
 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
 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遇大
 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第季出
 遇赤眉將為所哺哺食之也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

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還琅邪
 魏譚少間者時亦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
 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
 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
 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
 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竝得俱免譚永
 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梁郡
 車成子威二人兄弟竝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
 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

于國也

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

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有不如灋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

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

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

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

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間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

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

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

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

乃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

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

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

也閱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

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

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

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

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大僕

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

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

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

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

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

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

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

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
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
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
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
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
一頭酒二斛如
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
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
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

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
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
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毆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
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
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卽位太夫
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
侯之妻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
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
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

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

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

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杆

秋侯杆秋縣屬梁國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

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束脩謂謹束脩潔也帝

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

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

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

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

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

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

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

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

嘗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

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

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汜勝

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

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

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

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肅宗即位以為長樂少府建

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

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

孝友謙遜潔清讓封第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

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

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薨讓封於允弘宣帝高

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鄆

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尉鄆音盲竝以高

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

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宜蒙矜

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

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

弟憲遁亾七年所守彌篤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

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

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

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

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

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

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

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

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

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

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

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

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

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

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曰今淫僻

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

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

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

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

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

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

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

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

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

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合蔡

曰三公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協和

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功量不以

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

楚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

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

伋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伋遷並為掾屬具知

其能伋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

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

爵士致祚弱第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

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

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

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往者孔

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

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請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

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

年復為誠宜簡練卓異以馱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

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

及其子二世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

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

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此音庇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

自鄭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

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尚書曰上刑

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如今使臧吏禁

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監則懼及善人

吏案文多使字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玄

詳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

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

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

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

於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

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

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

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祖父

有傳

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

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

貧養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適薛君章句頰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骨而仕者以父母甚迫

近飢寒之憂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為此祿仕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

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

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

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

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

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

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也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

旦歲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

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歎

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

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

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埏道也

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

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

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

之遂堅固焉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千訥反母

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噬嚙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

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

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

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

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亾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

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

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父暢

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竝不就延熹

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

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舉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趙君傳
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
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
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
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
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
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
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
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咨為敦煌太守迎
時薦嵩為孝廉
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

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
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
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
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歆曰案抗無
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
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
藉其屍也欲令
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
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
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亾為晦明死生為朝夕
故其生也不為娛亾也不為戚夫亾者元氣去體貞

鬼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真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

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鬼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

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

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

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易繫辭之文也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

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

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槨周殷人棺槨

古史考曰禹作土槨以周棺槨音節七反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

聖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槨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

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

死者為不可別招復舍歛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鬼也

故以其旌識之梁傳曰貝玉曰舍禮記曰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也

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

月而葬宅兆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

葬之瑩域也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

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

重士一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歛諸侯大夫士皆用複

重也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

士三稱小歛尊卑同十九稱大歛天子百稱上公九

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

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

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積陵謂積廢陵遲法度衰

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堦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柩故

請之也左傳晉文公秦伯殉葬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

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

司馬造石椁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椁三年不

朽之愈也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

之法國皆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鄢墓玩好窮於糞土

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

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

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

上具天文以人魚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

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墨子

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

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

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

無遺臭三王者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

豈財用不足哉事禮之末務禮之華弃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

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

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

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祿

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襚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

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

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

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

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

親土遂裸親土遂裸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

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

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亾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壯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

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

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

生疑異恐爾等目馱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

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

容棺椁棺歸即葬歸到京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

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

四十四年
三月八日
晴

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

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

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尹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弁合欲更改殯祇中以擁其上

建譬以顧命

譬曉也

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

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

惟速周能感親晉神養福

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晉神養福

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後漢書卷之六十九

